◇尘世写真

竹篮里的手机

[江西]刘军生

小孙女读一年级。每天放学,一进门,书包往沙发上一甩,就找遥控器,“啪”打开电视,整个客厅都是动画片的声响。

儿媳妇是老师,按理说最懂教育,可一进家门,整个人就像没了骨头,瘫在沙发上,一手捧着手机,眼睛盯着屏幕,手指在屏幕上滑来滑去,也不知是在批作业还是在逛网店。儿子忙了一天案子,回到家捧着手机蹲在阳台上打游戏。至于我,唉,说起来也惭愧,进门第一件事也是摸出手机刷短视频,一个接一个。老伴儿呢,窝在厨房门口的小凳上,对着手机看得入迷,几次,菜盆里的水漫出来了,她才肯放下手机。

等到孙女饿得咕咕叫了,吵着要吃饭,我才忽然醒悟:“哟,还没做饭呢!”孙女说了几次要吃的米粉肉,今天我又忘了。

上个月底,老伴把肉烧焦了,我更感觉不对劲。一个家,饭菜忘了做,煤气忘了关,这些事一件接一件。

晚上吃饭前,我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条规矩:“从明天起,不管是谁,进了家门,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都放到鞋柜上面的竹篮里统一收起来。8点以前不能碰手机,谁要是破例,罚他洗碗一周。还有电视遥控器,也一样。”

儿媳妇抿着嘴不吭声,儿子挠了挠头,老伴儿倒是带头点了头。

第二天傍晚,第一个回来的是小孙女。她甩下书包,到处找遥控器,忽然看见鞋柜上那个竹篮,愣了一下。我抬眼冲她笑了笑。她抿了抿嘴,乖乖地把遥控器丢进了竹篮,发出“咚”的一声响。

接着是儿子。他进门看见篮子,苦笑着摇了摇头,也把手机放了进去。儿媳妇回来时,习惯性地往沙发方向走,走到一半忽然停住了,转身把手机也交了。

那天傍晚,小孙女被奶奶叫去厨房择菜,蹲在厨房地上,笨手笨脚地掐着豆角,嘴里念叨着学校里的趣事。儿媳妇系上围裙,跟老伴儿挤在灶台前,一个切菜一个掌勺。儿子从茶几底下翻出一沓旧报纸,歪在沙发上看起来。我呢,拎着拖把,把每个房间拖了一遍,出了一身汗,心里却畅快得很。

到了吃饭的时候,一家人围坐着。小孙女讲同桌男生把橡皮切成了八块,儿媳妇说起班里一个学生把“李白”写成了“李百”,儿子讲他们破案时追了三条街才逮住一个偷车贼——大家边听边笑。那顿饭,吃得格外香。

如今这个规矩执行快一个月。一家人一进门,手机自觉放在篮子中,直到8点,家里的氛围完全变了。

◇铭心一刻

“吃书肉”

[扬州]熊有明

一本崭新的书,纸页厚实平整,方方正正。若是折角、揉皱,便如同啃噬书的血肉。这是扬州老一辈读书人,对不爱惜书本最形象的说法,叫作“吃书肉”。

那时乡下日子清闲,一本书,便能填满整个漫长的寒暑假。祖父是识文断字的老人,一本《三国演义》,是他好不容易从外村的秀才那里借来的。

老人家反复叮嘱我要好好爱惜、读后按时归还,切莫糟蹋书本。彼时我年纪尚小,一心沉迷书中的三国故事,压根没把这番嘱咐放在心上。

拿到书后,我看到精彩处就随手折页做标记,书有时放在灶台上,有时放在饭桌上,有时放在马桶旁。日子一久,好好一本平整挺括的书,卷边起皱、沾满油污,毁损得不成样子。

秀才几次托人带口信,催着归还书籍,祖父左右为难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乡下没有书店,想买一本一模一样的《三国演义》,得专程赶往扬州市区的新华书店,往返就要两天。

祖父没有责怪我,只以粗糙的手指,轻轻抚过满是伤痕的书页,连声叹气。他找来糨糊,细心抚平书的卷边,黏好撕裂的纸页,又把常年压在箱底、自己视若珍宝的线装本《红楼梦》仔细包好。随后,让我搀扶着他,一同赶往秀才家还书致歉。

我们走过泥泞的乡间土路,跨过田埂小桥,慢慢走到秀才门前。老人身形佝偻,步履蹒跚,拐杖敲在泥土路上,笃笃作响,一声声落在我的心上。想着那本残破的书,我面红耳赤,羞愧得一路上没有说出一句话。

到了秀才家,祖父将两本书递上前,说明来意。他坦言,《红楼梦》是线装繁体书,乡里少有人能读懂,唯有秀才堪为知音,便以此聊作补偿。

四十年匆匆而过,如今我的书房摆满了书。对待每一本书,我都小心翼翼,从不折页、不污损。家人笑我太过拘谨,只有我心里明白,这份小心,源自年少时那刻骨铭心的教训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两代风景

要在群里吱一声

[南京]周云龙

现在的家庭,房子可以是租住的,而家庭群必定是自建的,有的还不止一个。

话说六朝古都一户寻常人家,家庭群名为“乐品家”,意思是快乐的三口之家。小子进入高校,家庭群应运而生。建群之初,父母对儿子作出八字郑重承诺:无事不扰,有求必应。但身为群主的母亲,同时立下一条“铁规”:有事说事,没事报平安;实在没空、没话说,每天要在群里吱一声。

父亲率先响应,幽它一默:吱。儿子积极跟帖:吱。自此,“乐品家”群里犹如热锅溅水,每天吱声不断。日复一日,“吱”字嫌烦,简化为“Z”,随后又衍生出“ZZ”“ZZZ”。三年下来,“乐品家”群里大家有事说事,有闲说笑,无事无闲,“吱吱”不倦,这是他们之间最轻、又最重的一句“在呢”。

某日,群主对笔者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:三年里,她和爱人一直在练习“体面放手,默默守候”。儿子奔赴诗和远方,他们不打扰、不捆绑,只在原地等一个“吱”或“Z”。不完全统计,群里满屏的“吱”字,已有七屏,而字母“Z”,多达三十八屏。如果不是朋友主动爆料,谁能想到,那些看似毫无逻辑的“吱”“Z”“ZZ”“ZZZ”,竟是他们家人互报平安的专属暗号。那些貌似随意的字符,不过是家人们将牵挂与关爱,调成了一种“静音模式”。

一个“吱”字,在“不打扰”与“不缺席”之间,找到亲子关系体面、温柔的平衡点。